

中国画名家作品真伪

虚谷

郑威 著



上海书画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画名家作品真伪, 虚谷 / 郑威编著. —上海:
上海书画出版社, 2000.7

ISBN 7-80635-685-1

I. 中… II. 郑… III. 中国画—鉴赏

IV. J21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31593 号

责任编辑 王中秀

装帧设计 王 峰

技术编辑 朱伟南

中国画名家作品真伪

虚 谷

郑威 著

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
邮政编码: 200233
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 × 1240 1/16 印张: 1

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,000

ISBN 7-80635-685-1/J · 1320 定价: 10 元

ISBN 7-80635-685-1



9 787806 356852 >

虚谷(1823——1896)本姓朱,名怀仁,原籍安徽歙县人,客居扬州,晚年寓于沪上。他原来曾是一名清军参将,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,他出于对清王朝黑暗势力统治的不满和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同情,不愿攻打太平军,便披缁入山,进了佛门,改名虚白,字虚谷,号紫阳山民、倦鹤,又把他的书斋取名为“觉非”,即寓含着“痛感往日之‘非’”,从而彻底与它决裂之意。虚谷是海上画派中颇具实力的画家之一,他所画的题材较广,无论是人物、山水,还是花果、动物等,都各具特色。他吸收传统技法,而最终又能超越传统,创造出一种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极具个性的风格。他的画,一个多世纪以来,一直很受重视,价位也较高。特别是这二十多年来,书画拍卖行业的兴起,为古今书画买卖开设了一个专业的市场。由于虚谷的作品传世不多,加上画品高,所以就倍受青睐,拍卖价一直呈上涨的趋势。市场的需求,促使一些书画商贾费尽心机地制作伪品来牟取巨利。他们聘用具有一定笔墨功底的书画家,从最初的临摹仿制到如今的借助现代科技的方法,不择手段地造假仿真。一些高水准的仿制品充斥市场,搞得鱼目混珠,真假难辨。偶尔翻阅一下近年来陆续出版的《虚谷画集》、《虚谷画册》以及部分中外书画拍卖行图录,稍作留神,就会发现不少伪作混杂其中,还有些编者竟然把伪作视为真迹,特地将它摄影放大,置于突出醒目的版面上以作重点介绍。更令人不解的是,那些价格高昂的赝品能迅速成交,部分价格适中的真迹,却被误认为伪品,无人问津。这一切都说明了目前的书画市场简直到了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令人目迷心惑的地步。

虚谷的假画,根据现已掌握的史料显示,未发现与虚谷同时期的伪作,而真正开始造虚谷假画的,要追溯到民国四十年代初,以画家江寒汀为滥觞,另有些不知名的画家则尾随其后。到了解放后至八十年代初期,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,处于停顿状态。八十年代中期至今,随着书画市场的复兴,新旧仿作都相继出笼。因此,为了让人们能熟悉伪品的大致制作的时间与提高鉴别能力,编者将它分成“江寒汀造假”、“民国人造假”、“现代人造假”三个阶段。

一 江寒汀造假

在现代画家中,制作虚谷赝品最著名的当推江寒汀,有“江虚谷”之称。但他做假的具体细节却鲜为人知。编者从一些艺林长辈的交谈中了解到,在民国四十年代初期,江寒汀一度经济拮据,由同邻兼画友张石园(克和)推荐给当时位于复兴中路

近重庆南路之间的六莹堂主人之一的钱镜塘。开始时,仅仅为主人装裱好的旧画残损处接笔渲色,赚取些润金。时间久了,就同张石园一样成了钱氏门下的一位雇佣画师。钱氏当时由收藏少量的宋、元画名品转向专收晚清与近代书画,并且闻名沪上。据说他收藏任伯年画达百余件之多,传世的部分虚谷的精品也都为他所藏。如上海博物馆藏《春波鱼戏图》、《柳枝松鼠图》、《无量寿佛图》等。由于虚谷的作品较之任伯年、吴昌硕少得多,俗话说“物以稀为贵”,加上他的画品高,也就引起人们的收藏欲望。如山西汾阳籍鉴藏家靳巩(1886——1967),别名桂林,号三唐居,早岁加入中国同盟会,曾任太原警察厅厅长,兼警察专门学校校长,南京国史馆纂修。1956年,任上海文史馆馆员。靳氏酷嗜虚谷画,收藏颇富,如故宫博物馆藏《观潮图》、《笥山钓徒图》等即其旧藏,特题其斋为“崇虚庵”。还有一位是南京籍鉴藏家刘尔康,字建民,号觉非居士、平安桥主人等。其斋雨华庵和古柏草堂中也藏有虚谷的精品,钱镜塘收藏的《无量寿佛图轴》,也经过他的把玩。平时,钱氏将家藏的虚谷真迹张挂于壁,请江寒汀和其他几位画师前来观赏,然后让他们反复摹仿。江寒汀是这些画师中佼佼者。经过数年的摹仿,积累了相当的经验,出于他笔下的“虚谷画”几乎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,人称“江虚谷”。当时,新光大戏院的老板夏连良也非常喜欢江寒汀仿虚谷的作品,还特邀他去戏院的三楼,专设一张大画案,让他作了数百张假虚谷的画作为收藏。解放后,各地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相继建立,都急需征集近代书画作品充实藏品。此时,传世的虚谷作品陆续进入各地的博物馆和美术馆,其中不免有一些江寒汀所造的假画悄然混入其内。

(1) 如法炮制法

江寒汀作虚谷伪品,有多种手法。第一种为如法炮制法。即在原迹上用透明纸先拷贝下来,作为底稿,然后用经过特殊处理的宣纸覆在底稿上,面对原迹一丝不苟的摹仿。这种仿制画无论是章法位置,还是用笔设色、铃印等,都竭力忠实原作。这类假画,如果没有真迹直接比照,是很难断为赝品的,就连颇具眼力的鉴定高手也被蒙过。这里举两件作品来对照。其一为故宫博物院藏的《杂画册》(图1),纸本,纵39.5cm,横41cm,十二开,刊于《虚谷画集》第44——55页。画面分别为水仙、鱼藻、绿竹松鼠、枇杷百合、大蒜编鱼、莲花荷叶、莲藕、西瓜供品、游鱼、菖菊、菊猫、鱼筍,水墨、设色互用,作于辛卯年(1891),铃“虚谷”朱文印、“三十七峰草

图1b



图1a

图1c



图1d



图1e

堂”朱文椭圆印，“孙篴斋鉴藏书画之印”等两方收藏印。对于此册的真伪问题，富华、蔡耕两先生在1986年出版的《美术丛刊》第33期《虚谷与江寒汀》一文里已明确断定为真迹。编者同时也从用笔使墨与钤印上考察，确认是虚谷的本来面目。此后，在《中国古代书画图目》第10册第252页、《虚谷画集》第168—171页上，发现第二本，名为《花卉水族图册》（图2），纸本，设色，纵34.5cm，横42.1cm，四开，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。此册分别为大蒜鳊鱼、鲮鱼水藻、菊花、荷花，全设色，与故宫博物院本印鉴，题跋内容格式均一致，而画名则为后人另起的。两本经比较，在笔墨表现形成上存有一定的差异，显然天津本要远逊于故宫本。现从四个方面来作简要的分辨。第一，天津本缺乏虚谷那种创作激情和冷隽清新的艺术气息，笔墨运用偏于拘谨，造成刻板的现象。如“菊花”一开，故宫本以逆锋颤笔双勾，画出花瓣，线条质朴，富有力度；而天津本运笔过于流畅，显得薄弱，大片的叶子墨色单薄，缺乏层次，左右的藩篱，结构零乱，笔与笔之间缺乏互贯性，整体感弱。第二，笔墨取舍，如“荷花”与“鲮鱼水藻”二开，故宫本荷花花瓣和水藻刻画简洁，信手点染，形神兼全。而天津本却添加过多，面

面俱到，反而弄巧成拙，流露出仿者自身习性。第三，色彩运用，虚谷喜用含矿物质颜料，调配成偏冷涩的色泽，敷于纸上，立即沉淀，既不流于浮艳，又在清醇中显厚重。天津本所画的荷叶，赋色明丽，浮于纸端；色彩之间的衔接生硬，缺乏自然过渡。第四，书法，虚谷书法早期学李北海的行书，笔致圆融隽秀，中年后开始探求以绘画笔法融入书法，结体奇特，笔力凝炼，难以模仿。天津本则偏锋浓墨，刻意求似，起笔处往往着力偏重，行笔轻滑，仅得形似。通过以上的分析，天津本应定为赝品无疑。此外，世传还有类似的第三本，名为《花果鳞兽册》，纸本，纵41.4cm，横46cm，十二开。原藏苏州灵岩寺，现藏苏州市博物馆，刊于《美术丛刊》第33期、《中国古代书画图目》第6册，第125页。按此册与故宫本画面基本相似，仅题跋作了移位，两方收藏印均不见了。据丁羲元先生《虚谷研究》第64页上提到此本时说：“苏州市博物馆亦藏有同样《花果鳞兽册》十二开，这部册子即为赝本。据徐邦达先生告，苏州这部册子为江寒汀所临，江寒汀自己也曾告人，此册是在钱镜塘家中所临摹，后来为苏州市博物馆藏。”两件赝品的作伪手法，苏州本显然要比天津本棋高一着，就连江寒汀也很得意地

图2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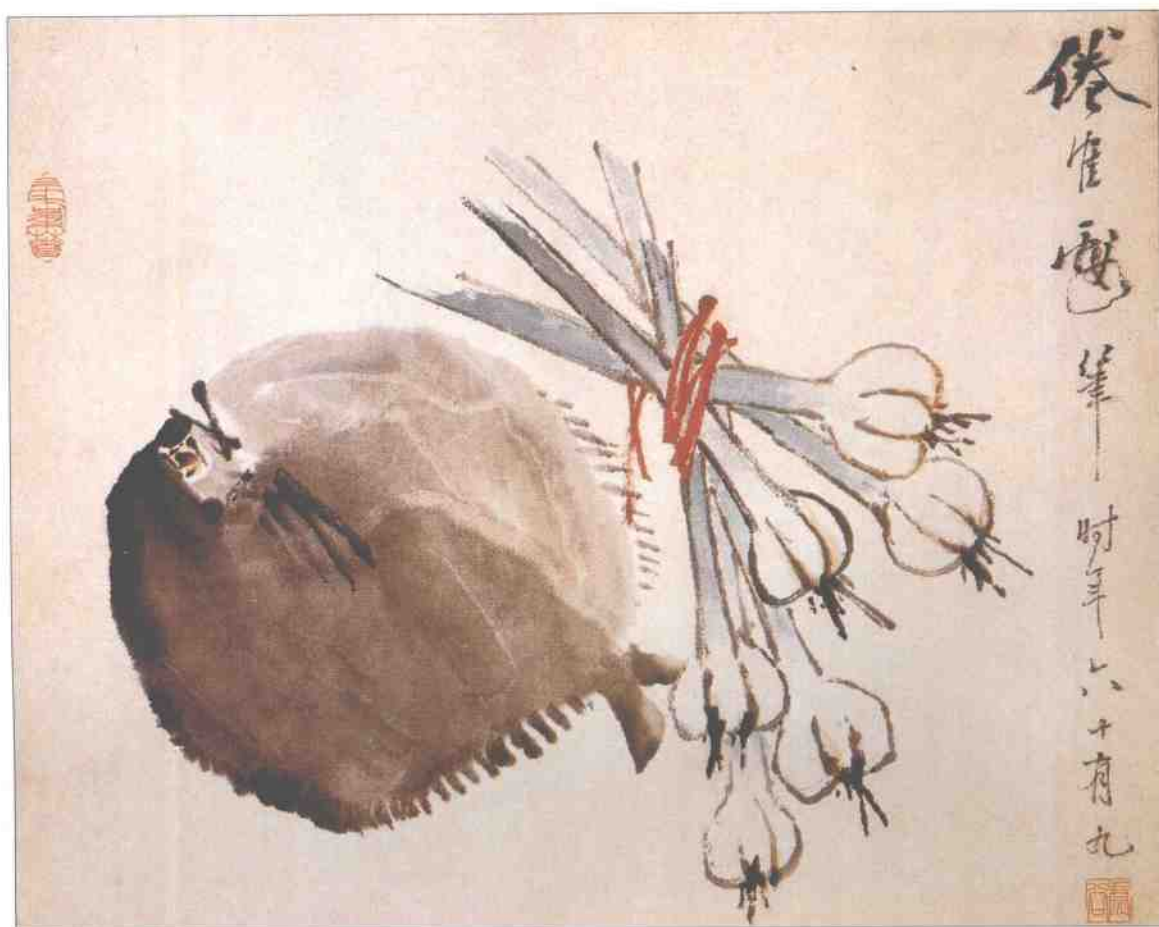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b

图2c



图2d

声称是他所仿。另外,1990年3月,从某拍卖行的预展中,又发现了类似的第四本,名为《花果册》(图3),纸本,设色,纵30cm,横40.5cm。不过它已缩改成六开。在内容上大同小异,其中有二开作了改动,画的是葫芦与南瓜苹果。部分款书,如“无极长生,虚谷”、“觉非庵虚谷时年六十有九”,可以直接找出它的原本,是分别从故宫博物院藏《无极长生图扇页》、《杂画册》第五开《大蒜鲮鱼图》中移摹而来,造假水平还不及天津本。从时间上来考定,此图非江寒汀所作。

(2) 凭空臆造法

江寒汀的第二种作伪法,即为凭空臆造法。他通过熟练的仿制技能,创作虚谷从未画过的题材,造成笔墨自然率意的假象,以此来迷惑人。如故宫博物院藏《黄耳图》(图4),纸本,设色,纵90.4cm,横43cm。刊于《虚谷画集》第59页。画幅上端画的是——丛杂草,下面蹲着一只狐状的犬,挺胸昂首,举目远眺。题曰:“仿解弢馆。壬辰二月,虚谷。”铃“虚谷”朱文印,右下方铃“三十七峰草堂”朱文椭圆印。有趣的是,1995年编者走访画家陆平恕先生(1997年去世),在他陕西北路的寓所里,有幸观赏

到一幅《丛草双禽图》(图5),为四屏条中的一件,纸本,设色,纵68cm,横32cm。画面也同样是一丛杂草,一对禽物正在草荫下静憩。笔墨有些雷同,杂草都以焦墨枯笔双勾,花青色点苔,所不同的是犬,用赭石大写意画出,双禽则以较淡的墨笔勾勒出形状,再加少许赭石点缀,像这类题材与画法,在虚谷的作品中从未见过,一见便会引起疑窦,是否真迹,一时难以断定。最后,由陆平恕解了其中之谜。早在四十年代的一天,陆平恕特意请了江寒汀来他府上饮酒相叙,聊聊当时画界的情况,饮罢,江寒汀已是半酣了,画兴遽起,便问陆平恕:“您要画画吗?”陆平恕答道:“要画的。”接着又问道:“要画什么?”陆氏就回答说:“就画您的江虚谷吧。”江寒汀立刻展纸研墨,不半晌,题着虚谷款的四屏条便呈现在陆平恕眼前,顿时,陆平恕对他仿制虚谷画的高超技能,深感叹服。又问道:“您印章带了没有?还是铃印为真。”江寒汀答道:“有。”随即从口袋中取出一方“舄”朱文印,用了陆平恕的印泥,一一铃上。此屏条在文革时,曾被抄去,文革结束后,幸而归璧。为了不忘故友翰墨情,陆平恕特意重新装裱,皮藏留念。听罢他的一席话,再



图3a

图3b



图3c



图3d



图3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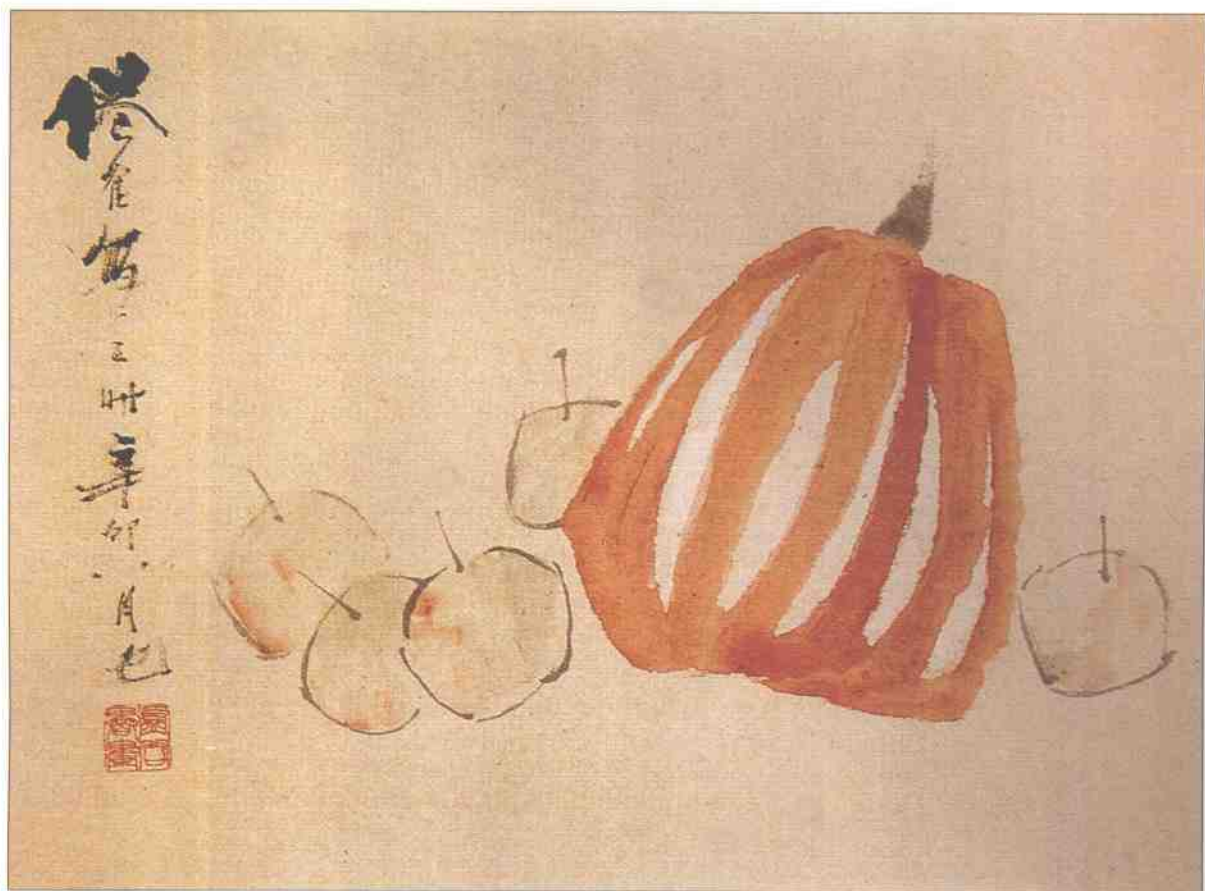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f

面对这活生生的教材，确实有点不可思议。谁也没有料到，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今日，这四屏条竟然成了江寒汀伪造虚谷作品的一个极有力的佐证。

虚谷的山水画，生平中极少作，传世的上海博物馆藏《山静日长图》、为高邕作《设色山水册》，以及故宫博物院藏《观潮图》，都是一致公认的精品，也是识别虚谷山水笔法的标准样板。其画的特点，是不拘成法，造型质朴，运笔灵活多变，善以干笔、偏笔、逆锋，交叉互施。尤其对线条掌握得极好，在处理画面的景物时，数根线条就可概括成一个面，再加入浓淡交融的水墨，就会觉得回味无穷。最难学到的是他画中始终充满着冷峻的气息，因此，他的山水赝品流传就自然少了。

在1990年3月出版的香港《贾士德》第170页上刊出《晓风残月图》(图6)，纸本，设色，纵120cm，横58cm。图中临坡植有一棵柳树，发干以阔笔由下朝上，运笔迅疾，到了树梢顶，只留下类似飞白的痕迹了。再以尖笔画柳枝，线条断续乏力，枝叶以花青和汁绿点簇，觉有涣散之感。树荫下筑有亭榭一座，其外形故意作颤笔，时按时提，伪装不成，反而露馅，远山以淡赭墨轻抹。右上方题曰：“晓风残月杨柳岸。辛卯夏日也，写似邕庵道兄正之，虚

谷。”从画面上看，其章法和笔性均与虚谷的画风完全相悖，毫无相似之处。尤其要指出的，首行款书是与《美术从刊》第33期第11页上刊登《虚谷与江寒汀》一文中列举的几则江寒汀仿虚谷的款识异曲同工(图7)，可断定此画出自江寒汀的手迹。所以署上高邕上款，是因为高邕与虚谷交往很密切，为画坛中一对挚友。江寒汀利用他们这种关系来制造一种虚象，以博取此幅假画的可信度，从而达到作伪的目的。综上所述，江寒汀作伪手段之高明，可见一斑。

二 民国人造假

(1) 张冠李戴法

民国时期，除了江寒汀以专门造虚谷假画闻名外，还有他的门生杨村、蕉雨等和其他不知名的小画家也步其后尘，干起造假画的行当。但他们的作伪水准，远不如江寒汀。有些作伪者，从未见过虚谷真迹，妄自临摹了一幅其他画家的作品，署上虚谷之款，使人一时难以捉摸。如日本著名收藏家桥本末吉收藏《临浙江山水》(图8)，纸本，设色，纵108cm，横41.8cm。曾在1989年东京松涛美术馆举办《中国近现代绘画》特别展中展出，又著录于出版图录第43页上。乍一看，觉得有些新奇，全图与



图4



图5

虚谷画面目大相径庭，脑海里不由地浮起了一团疑云。图中写山峦伟峻深厚的气势，空亭冷泉，秋木扶疏，景物布局里呈现出一种萧散冷寂的境味。断续琐散的皴笔布满整个画面，画风近似弘仁。右上角题曰：“光绪十四年(1888)春二月上浣，临浙江法师本。觉非庵虚谷。”经过细察，发觉该图存有三

个疑点。第一，当一名画家在临摹一件某家的作品时，为了掌握好笔墨技法，都是千方百计去忠实于原作，但会或多或少地流露出自己的习性。1888年虚谷有六十六岁了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，奇怪的是在此图中始终找不出虚谷画笔墨特性的蛛丝马迹。第二，虚谷此时的书法也已成熟。他以绘画笔法融入书法中，通常见到的是奇崛的结体，形如乱柴堆置，时而细劲，时而粗率，时而方笔，时而折笔，又时而散锋，时而暴墨，变化多端，神奇莫测。这同他的自述“我书本无法”相符。像此款书写太离谱了。第三，汇总目前收集到署有年份的真迹进行排列后显示，最早出现“觉非庵”，是在光绪十七年(1891)，虚谷69岁(见故宫博物院藏《杂画册》，刊于《虚谷画集》第55页)。而在此之前，一直是用“紫阳山人”的。根据以上三点来断定，此图是位无名氏画家根据弘仁传世的贋本进行摹仿的，款书上题作虚谷仿弘仁，是他有意将虚谷与弘仁同是安徽籍人，同是佛门弟子，同是名画家，这三个相同点联系在一起，以此来蒙蔽人们。

(2) 双胞胎复制法

不久前，在某拍卖会上见到一件署名虚谷的《杨柳楼台图扇页》(图9)，金笺本，设色。画面描写皎洁的月光下的园林景色。一座二层的圆柱形楼台座落在成片柳荫之中，楼台设有朱色直樯槛窗，一位长者正临窗远眺，前面是一道直樯格扇门，两旁筑有长墙，把湖石与背后的屋舍分隔成内外园，环境气氛十分幽静雅致。左上方题曰：“写杨柳楼台，邕之盟弟笑政。虚谷。”铃“虚”、“谷”朱文连珠印。旁有近人褚德彝的篆书跋曰：“脱尽画家习气，自合天运，虚师艺进兮道矣。乙丑(1925)十月，松窗。”铃“松窗”朱文印。右下角铃“台山黄氏文叔珍藏”朱文印。看后觉得此件作品真是不多见的稀品。后来，在上海博物馆藏品中，意外发现了相同的第二件，纸本，设色，成扇(图10)。就章法布局，虚、褚两题都一样。从历来出现双胞胎案来看，要么全假，要么一真一伪；要说全真的，可能性是很小的。

先从笔墨技法上来比较。上博本以水墨中锋写大片的柳叶，墨色浓淡分明，复以花青和汁绿作渲染，使墨与色得到融合。其柳树干用较浓的墨笔画，时作提按，时作转折，变化未测，同他的书法笔性相似，一般作伪者都难以求似。楼台的画法，对于虚谷早年曾在界画上下过苦功的画家来说，简直驾轻就熟。用细劲的尖笔画出多边形的楼台，在运笔的过程中，流露出间接的断续与复笔的迹象，以此来拓展线条的张力和增强其厚实度。又用几



图6

根不规则的皴笔，连勾带皴画出湖石的结构，再施上石青色，突出了湖石的体积感。而另一本，柳叶以花青和汁绿来点垛。要指出的，右面的柳树干存有经过左右抖动后出现如锯齿状的笔迹，这在虚谷画中是不见的。再是楼台的造型被画成圆柱形，违反了建筑结构的构造原理。楼台的用笔，也偶尔出现一些复笔，但总嫌结实性差。从画面气息上看，显然，上博本占了优势，完全接近虚谷的那种冷峻的气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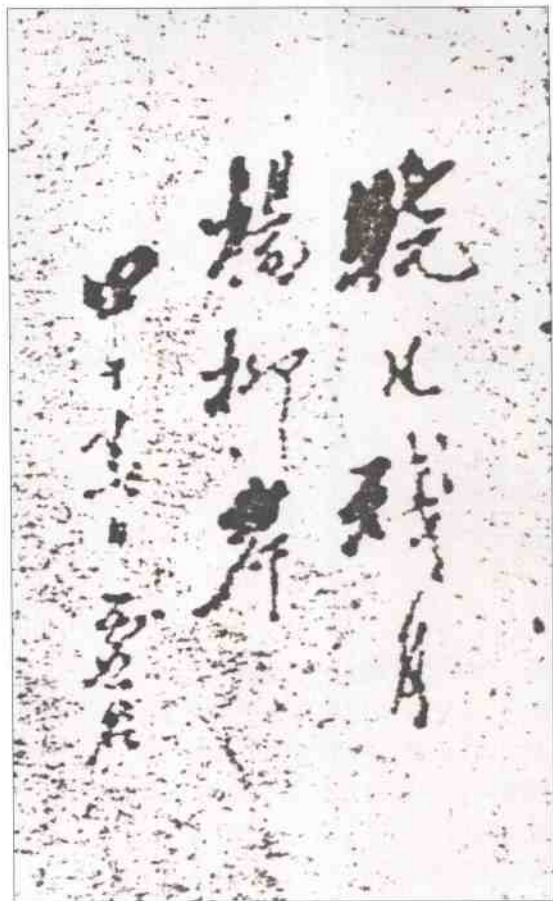
接着再根据虚、褚两人的款书作比较。上博本则是以一枝蘸有淡墨的干笔，信手写来，从湿到枯，一气呵成，非常自然，极符合他的习性。书尾仅

铃“谷”白文印。而另一本，改用浓墨书写，缺乏虚谷常表现出的质朴干枯的笔意。说到褚书，传世的褚氏篆书作品极罕见。直接写在上博本上的篆书，结体不很准确，但是，却写得合乎法度，而且含有金石味。书尾未知何因，未铃印章。另一本的褚书结体要稍微准确些，却是依样画葫芦，没有写出篆意，字与字之间，毫无连贯的，缺乏行气。另外，上博本的背面，有同时人陈遁声写给高邕的行楷书诗文，也同样称呼高邕为盟弟。这无疑也是一个佐证吧。经过以上的一系列比较对照后，结论是上博本为真迹，另一本是复制的伪作。但是，这种高水准的仿制品，编者也为首次见到，如果没有上博本的“明镜高照”，恐怕是连资深的鉴定专家也会“吃药”的。

三 现代人造假

当代人造伪手段高明，逼真性强。这主要是与当今社会的文化艺术繁荣，各种古今书画展览，以及各类书画家的专集的大量出版等，无意中为造假者提供了作伪的范本，使他们大开眼界，要造某一位画家的伪品时，只需信手拈来，十分方便。不再像以前，要造假画，非要征得某些收藏家的允诺后，才能面对几件真迹反复刻意地仿制。如今是以

图7



手工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方法来完成这一流程,从流传的伪品来看,先是低价雇工进行成批的“生产”,待这些“硬件”制成后,再对纸张材料进行加工做旧,随后在“软件”上搞障眼之术,如在画中题上一些与本身画家关系极好的友人的字号,从表面上看,是画家赠送友人的,然后钤上画家与收藏者的鉴藏印,以此来对伪品的保驾。还有些造假水平不高,离原作有一定的差距,恐怕被人一望识破,还特意请几位名画家轮流题赞作证。以上的一整套“软件设施”,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一般购买者的心理,令其信以为真,花巨资买进。

(1) 偷梁换柱法

下面例举四件都署款虚谷的画,除了其中一件是真迹之外,其余三件中的主体造型均从真迹中传摹而来,再添配些景物而成。类似此种例子,编者收集的很多,这里只不过是挑选了比较典型的,称作为“偷梁换柱法”。

第一件,上海博物馆藏《竹枝松鼠图》(图11),纸本,设色,纵149.8cm,横40.4cm。刊登于《虚谷画集》第111页上。(图中很明显地在竹丛中画有竹杆,而编者误为柳叶,实误也。)图幅上方画有数丛竹叶下垂,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,一只活泼可爱的松鼠正倒挂枝头,回首仰视己尾,动态机灵生动。左上署曰:“树崇仁兄大人清玩。壬辰(1892)初,虚谷补‘冬’字。”此图开门见山,为虚谷七十岁所作的真迹。原为钱镜塘收藏,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。

第二件,《松鼠图》(图12),纸本,设色,纵68cm,横38cm。它采用移位变化手法作伪,把原图中的数丛垂柳移往左面,竹叶故意用颤笔双勾,线条成为锯齿状,垂枝画得软弱乏力。而松鼠头部不变,其造型由原图的攀枝状改画为立于拳石之上,仰视着垂柳,双爪抬起,长尾朝天翘起。松鼠以细笔梳毛,再用大量的赭色渗水晕染,由于赭色为矿物质颜料,容易沉淀,造成颜色与松鼠的毛质没有融合,像是披上一块薄绸一样,不贴身,极不自然。至于款书之伪,那就昭然若揭了。

第三件,《五鼠运财图》(图13),纸本,设色,纵66.5cm,横92cm,它保持了原图的内容,然后,运用添加展开的手法,多画了四只松鼠和数丛垂竹,也作攀枝状。整个画面是笔笔俱到,缺乏层次,有“虚谷不虚”的感觉。左面的一行款书,除了起首四个字之外,其余的字,很明显地是从原图上摹写得之。要论其作假的水准,自然要比上幅要高明得多。

第四件,《松鼠翠竹图》(图14),纸本,设色,纵34cm,横51.5cm。与另一开《寿桃枇杷图》合成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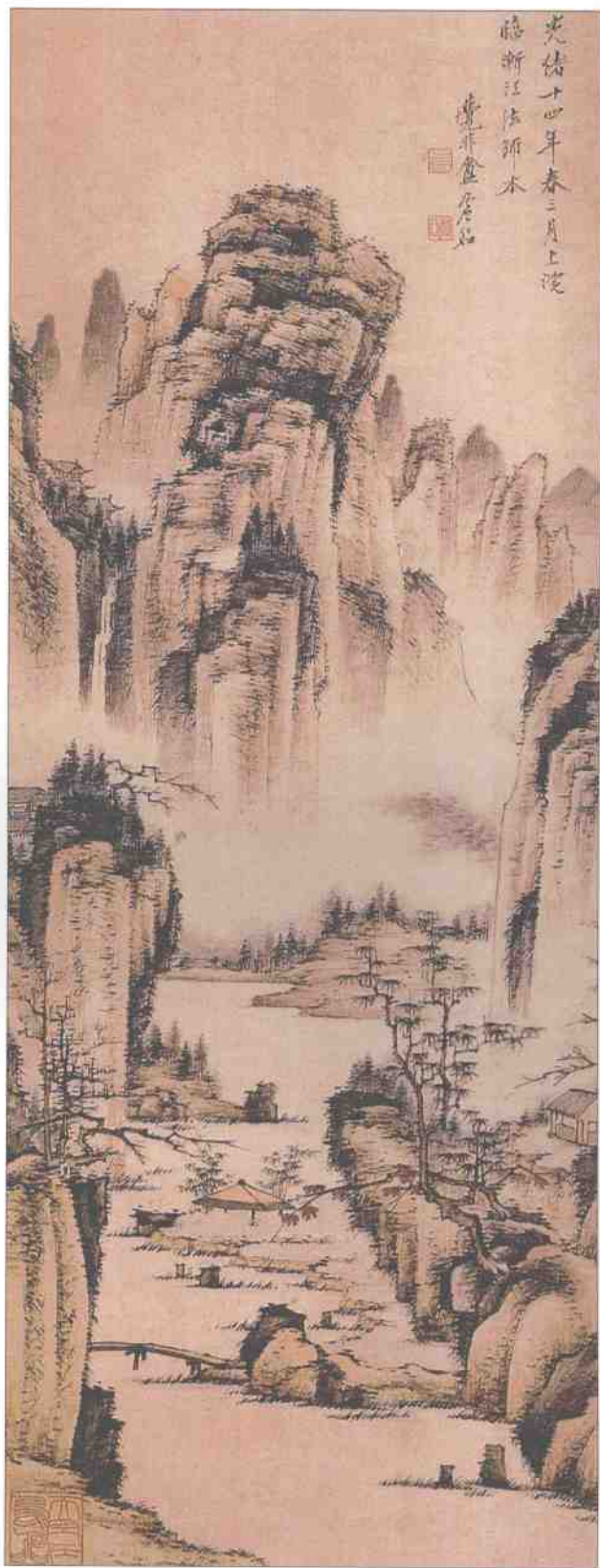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8

开镜片,尺寸均同。初一看,觉得有些眼熟,记得在1990年3月出版的香港《贾士德》图录第326页上曾经刊登过,与另二开《金鱼图》、《游鱼图》合成四开。可是现在所见的二开,很显然是故意拆成两件



图9

作品。此幅《松鼠翠竹图》是作伪者把原迹中的松鼠原形按比例缩小，画在一张经过处理的纸上，周围的竹叶有所改动，竹叶边缘的双钩线条，尚存摹仿的笔迹。再审左面的款书，除“水寒仁兄”故意胡

编之外，以下的字也全从原图中缩小移摹而来。他在选用纸张上，比起上幅要略胜一筹。

(2) 以讹传讹法

我们通常见到的虚谷画金鱼，在五十多岁时

图10

